

教 · 化 · 与 · 人 · 文 · 系 · 列

规训 (与) 教化



Discipline
and
Peideia

Jin Shenghong

金生鉉◎著

现代性教育试图用规训的技术、规训的道德、规训的
知识为人们装备上最具生产力的功能，

教给人们获取各种利益的手段，

但这些手段是无法燃起生命和精神之火的，

只能像石头一样，砌成为身体之间的墙，

这墙无法为生命和精神展开一条可能性之路，

仅仅是禁锢生命，阻隔爱。

教育科学出版社

规训与教化

Discipline
and
Peideia

金生鉉◎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策划/责任编辑 郑豪杰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刘永玲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规训与教化 / 金生鈇著.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10

ISBN 7-5041-2943-7

I. 规... II. 金... III. 教育哲学—研究
IV. G4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4601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市场部电话	010-62003339
社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46 号	编辑部电话	010-62383705
邮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传 真	010-62013803	电 子 邮 箱	zhenghaojie@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	361 千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印 数	1—5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现代教育中的规训是怎样产生的？教化的理想是如何被遗忘的？精神教化的价值怎样才能实现？

本书从现代性的文化处境出发，在理性、个体化、自我实现、理想、道德、知识等方面探究教育的现代性问题，分析了教育中的规训结构与教化的困境，研究了规训与教化在现代性演变过程中的对抗与冲突，阐述了规训展现的教育、政治和文化问题，思索重建文化理想、构筑教育生活、治理公共政治的教化途径。

我们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寻求教化的精神家园。思想虽然表达了理想的情怀，却具有指向现实的理性审慎。



灰色的晨雾弥漫
星群辽远地隐匿
史前和名字流淌出现在
世界，仅仅是温柔的朦胧
河还是原来的河
人，也是原来的人

——博尔赫斯

目 录

Contents

第 1 章 绪论：教化与规训的对抗 / 1

规训的“在场” / 2

教化的启蒙 / 5

教化——自由的实践 / 8

规训的谱系 / 17

作为教育技术的规训 / 21

规范与自由 / 27

第 2 章 理性的癫狂 / 33

理性：灵魂的本质 / 34

理性的教化与灵魂转向 / 38

理性的对象化和工具化 / 47

规训化教育与理性主体的诞生 / 53

理性的缺失 / 57

理性的错位 / 65

教化——重塑理性精神 / 73

第3章 个体性的迷思 / 87

自我存在的孤立化 / 88

主体的个体化 / 91

规训化教育对个体性的生产 / 95

个体化的后果 / 101

教化与生活的治理 / 106

追寻公共精神 / 111

公民——An Educated Man / 121

第4章 自我实现的隐忧 / 135

自我实现的现代性浪潮 / 136

自然人的自然教育 / 145

自我实现的变异 / 151

自我实现的不可避免 / 157

自我实现的教育视阈 / 162

自我实现与教育性自由 / 166

教育权力 / 186

自我实现与教育对话 / 194

第 5 章 理想的命运 / 203

理想的欲望化 / 204

价值相对主义与理想 / 210

教育中的虚无主义 / 216

获得“承认”的欲望和教育享乐主义 / 223

教育同质化与群众人的生产 / 228

规训的理想与教化的理想 / 235

教化需要乌托邦吗 / 242

理想能够被希望吗 / 248

文化理想与人生 / 253

良善生活与理想 / 261

第 6 章 道德的脆弱 / 271

我们为什么是道德存在 / 272

自然权利与道德的外移 / 279

道德教育与精神的分离 / 287

“物义论”和现代的德性 / 293

道德教育的根基——自然正当 / 306

道德自我的生成和道德教育的条件 / 315

第 7 章 知识的幻觉 / 325

知识作为人的精神的支架 / 326

人的教育在认识型中的地位 / 330

教育中的知识类型 / 335

4 规训与教化

知识的价值序列的演变 / 341

知识的型塑权力 / 347

通过知识获得自由 / 354

知识的教化 / 358

结束语：教化与爱 / 363

参考文献 / 368

后 记 / 374

绪论：教化与规训的对抗

问他往何处去？言者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由此出发。由此出发，我才能抵达我的目的地。”“这么说你是知道你的目的地在何方？”“……是的，”言者回答说，“我难道没告诉你吗？由此出发，就是我的目的地。”

——卡夫卡：《我的目的地》

规训的“在场”

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一书中研究了学校教育中的“规训”现象。“规训”事实上成为现代性教育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教育的“规训”给人们的精神带来了什么影响？“规训”是在怎样的教育中被筹划的？教化的言说为何微弱？教化与规训在教育生活中是怎样冲突与对抗的？规训和教化在教育中是怎样表现的？

教育的现代性处境使我们直观地感受到，规训是教育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议题。虽然规训在特殊性的教育现实中表现不同，但是作为现代性问题，这既是全球性的，又是民族性的。尽管规训问题非常复杂，我们把教育对人的支配、处置、压制、型塑等看做是规训的主要特性。规训不是教育的一种必然，而是教育中的负面现象，是一种恶，它使个人失去自由和自主的精神气质，失去追求德性的理想。人在教育中的被规训状态是现代性教育的一种危机，因为规训不仅使我们的自我实现面临着阻碍和困难，而且使得我们的公共生活面临着危机和风险。^①

我想，不用某种事实的叙事，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现代教育中教化的解体和规训的在场。一种缺乏教化的教育是怎样的呢？

它限制个人的发展而使他们只具有非常狭隘的经验；对于那些几个世纪以来最使人们受益的人生的特殊性质，它却压根不做任何努力让自己的社会成员接触和认识它们。^②

① 虽然“教育”这个概念被有些教育哲学家作为一个规范概念来使用，但是“教育”的所指也包括现实的种种教育，由于现实中的教育无法避免错误、谬误以及恶，所以当我们用“教育”作为规范概念来说明现实的教育的时候，无法表达这一事实。因此，我把“教育”作为中性词来使用，表示现实中的教育活动。在教育谱系中，用规训指那负面的活动，而教化指那些积极促进人性的优秀和卓越的活动。

② 克雷斯·瑞恩著，张沛等译：《异中求同：人的自我完善》，第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规训化教育放弃对人们理性精神的培养，人们没有权利或者无法意识到要把自己的理性公开地运用于实践生活的反思之中，他们缺乏能够超越现实的局限而追求美好生活的想像力。这样的教育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把人们局限在粗俗、无知、偏见、蒙昧、愚陋之中，害怕人们具有自己的生活的趣味和价值，或者武断地灌输着某种符号体系，让人们不假理性地判断而单纯地接受教育的规训；这样的教育也许迎合人们暂时的欲望，或者以技术的高明和物质的丰富引诱人们无意识地沉湎在规训之中，或者以一种“象征的暴力”引诱社会成员无意识地赞同规训秩序和自己被支配的地位。在这样的教育中，人们听从某种被灌输的“真理”，但独断的“真理”却压抑着智慧的启蒙；人们都在唱着道德的高调，但是“道德”或者成为禁锢人们的精神的工具，或者成为掩饰社会各种恶的伪善的外衣。

可以说，现代教育中教化的隐退和规训的在场，形成了教育对人的新的控制，这种控制导致人的新的奴隶化状态，这意味着教育对人的职能化与工具化，也意味着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异化人的实现外在目的的工具。现代教育失去了精神的培育性，越来越成为一种处置人、算计人的手段，它只是造就人的物性、扩张人作为物和工具的性能，使人更多地物性地面对世界，技术性地对待、处理生活和生活世界。

规训化教育的扩张意味着社会在整体上缺乏教化或培育的精神和力量。教化的退隐使得教育在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失去了对于人的精神的关注，使人在教育中缺乏一种圆满、惬意的价值存在的生活体验，缺乏一种精神创造的知识 and 道德的意义源泉。教育成为一种把人纳入其中的普罗克拉斯的铁床，人被削足适履地放到教育的度量结构中接受塑造。

规训化教育仅仅训练人的被使用性，也就是实用性和适应性，它所生产出来的人，无论其兴趣还是品味都相当浅陋，精神相当狭隘。规训只是训练人迎合社会的性能，要求人无批判地接受外在力量为他设计好的道路，做社会型塑体制的“同谋”。规训化教育远离了培育自由的、卓越的、具有创造精神的人的教化理想，失去了教育生活的意义渊源和价值视野。规训教育的最大危险就是人性的培育遭到忽视。

规训化教育对人的训练，造成人的精神的贫瘠。人没有健全的精

神，就无法形成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无法追求精神品格的优秀和卓越，不再或不能寻找生活中更高的目的，不再也无意审视自己的生活^①，不再也不会考虑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当一个受过规训的人把价值地思考生活当作没有必要的时候，当他失去对更高的生活目的的兴趣的时候，他就会沉迷于当下被使用的快感中，沉迷于眼前的利益中；他寻求快感代替了寻求生活的目的；他没有自我教化的力量和愿望；在自我放纵中自我桎梏，在自我实现中媚俗。他把“惫懒当作优雅，把放荡无忌当作潇洒自在，把厚颜无耻当作勇敢，把奢侈当作慷慨”^②。

这就是失去教化和自我教化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自古至今就有的状态。因此，我的目的不是确立至上的宏大的理想和绝对的价值导向为万众立心，相反，我反对任何救世的先知心态^③，因为，它会造成知识垄断、心智专制和灌输价值的机会。我认为，任何人都无法确立或者武断地为一个社会指定一套合法的绝对价值体系，以防止社会的解体，任何人无法用一种教育的方法拯救那些心智还没有成熟的“羔羊”，任何一个社会无法仅仅通过教化来解决各种问题，但是，没有教化和自我的教化，人的精神价值将无法展现，优秀的品格将无法形成，追求美好生活和实现生活的福祉将不可能，一个社会积极健康的精神风尚不可能形成。

教化的力量源泉在现代性社会中存在吗？我们个人的存在经验是否寻找并相遇着教化的源泉？我们是否在缺乏教化的人性中遭遇社会生活的巨大风险和麻烦？我们是否存在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以及不信任带来的生活的严峻和疾苦？我们应该怎样地看待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怎样地治

① 苏格拉底说，值得过的生活是经过审视的生活。

②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And no doubt, when by discharge of these virtues, they have purified the soul of him who is now in their power, and is being initiated them into the great mysteries, they proceed at once to restore insolence, and disorder, and licentiousness and shamelessness in great splendour, accompanied by a numerous retinue and with crowns on their heads, extolling them and calling them by soft names, describing insolence as good breeding, and disorder as freedom, and licentiousness as magnificence, and shamelessness as bravery.” Plato (1997). *Republic*.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p. 280.

③ 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批判了那种装扮成先知的知识人，来向世间颁发神圣价值，试图向世人预言什么。参见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第38—49页，三联书店，1998。

理它？我们通过教育过一种怎样的生活？这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培养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育问题。尽管现代性社会已经产生了裂痕，现代生活已经碎片化，但它还是我们成长于其中的社会；虽然教化在现实教育中的退隐是事实，但教育是我们必须要参与的生活形式之一，它们都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因此，在教育生活的深处，在公共生活的可能性中，我们去寻找教化的价值和可能方式。

那些终极的、最昂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①

教化的启蒙

康德曾经说过，启蒙就是通过人们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而摆脱蒙昧和被监护的状态。这种蒙昧和被监护的状态来自于人们缺乏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和决断。^② 尽管启蒙运动主张的主体之普遍理性在今日受到前所未有的反思，但理性的运用是摆脱蒙昧和愚弄的根本方式却是无法否认的。理性的自由和公开运用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更是社会的理性精神的确立过程，正是因为理性的公开运用是个人摆脱愚弄和奴役、发展完整的人性的方式，社会在整体上如何平等地保障理性的自由运用是一个社会健康的重要标志。当一个社会在制度和社会治理上把社会成员当作理性的思想者和行动者的时候，当一个人作为一个理性的、自治的存在而不是隶属于任何精神监护权威的时候，启蒙就真正地存在了，理性精神才能张扬，德性得以养成，个性得以确立。在这个意义上，启蒙包含着教化的意蕴。

教化的实践启蒙了理性和德性，使人具有在运用理性中发展自己理

① 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第48页，三联书店，1998。

② 参见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2页，商务印书馆，1997。

性和德性的自由和机会，从而可以判断任何行动的目的、价值和意义，反思和审视现实的生活形态，判断和选择生活的目的，提升道德与智慧。

教化是精神的引导和创造的结合，是启迪与自我建构的结合。教化所面对的是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精神的自由创造。理性和德性无疑是精神创造的根本条件。教化对理性和德性的培养，使我们获得一种经验的穿透力以及判断、质疑的勇气，从而可以克服任何的盲信和盲从，克服冲动和盲动，既制服外在的霸权和暴力，又形成内在的自制和自治，从而自由地追求人格精神的建构。教化离开了理性和德性，那仅仅是驯服。我相信，造福个人和造福社会是理性和德性主导下的人生的实践。

事实上，我们处在相信和沉迷于感觉的时代，理性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个贬义词。^① 尽管如此，理性是社会生活中积极的相互交往的手段，它是我们避免暴力威胁和霸权压制的方式，因为理性的运用意味着理智和谦卑，意味着寻求合作和和谐，也意味着平等和妥协，意味着责任担当和价值承当。理性的人采取的是通过公开的讨论和辩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不能也不会用权势、暴力、恫吓和诱惑制服他人，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价值和观点。理性的态度意味着一种平等交换意见和乐意向他人学习的态度，一种向他人承诺自己的道德责任的态度，一种承认不完美但寻求改进的态度。这些都是理性的运用所追求和所能实现的。这难道不是教化所追求的吗？

现代人把理性等同于智能，教育尽其所能训练个人的智能，其结果就是为现代技术化的社会制造“一个快乐的机器人”，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机器人。这种快乐的机器人在技术至上的社会无需运用理性，因为技术社会已经形成了特有的惯习，人仅仅成为技术的一个环节，成为社会机器的一个小零件。因此，在当今的技术至上的工具性教育中，人运用理性的机会被扼杀，这必然地伴随着人类的道德智慧和精神品质的衰

^① 现代人和后现代人对理性的批判其实恰恰意味着对理性的把握的需要。理性的模糊其实意味着现代人缺乏把握理性的理性。这不能不说是理性的危机。人的存在的实践目的意味着理性依然是人们珍视的价值。理性的问题是我们存在的问题。理性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指导，它使实践真正成为价值目的的实现。

落，也伴随着人面对自然而惊奇的认识品质的蜕变。我们越来越成为隶属于某种大机器上的无关紧要的小部件，我们并不能理性地分析我们的行动的终极目的和意义，我们失去了改造世界和自我改造的向前看的德性品质，也失去了洞察实践的合理性的精神动力，我们只是随波逐流，我们对一切都习以为常，我们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我们不再运用启蒙最骄傲的批判传统对进入我们生活的一切进行反思，^① 我们最终失去了理性赋予我们的责任，从而使社会失去了理性。也许，我们的理性的衰退，恰恰是造成教育缺乏理性的原因。

今天我们对教育重新提出理性和德性培养的任务，重新把教化作为人的精神整体成长的方式。我们有必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是我们的生活处境中什么东西造成了理性的衰退？我们在教育的界限里能够为遏制和抗拒理性的衰退做点什么？教育是把人训练成心甘情愿的机器人，还是重新赋予理性和德性在人的个性中的位置？

在我们的时代，难道我们必须不去面对这种可能性：作为社会事实，人类心智的品质和文化的品位也许正在衰退，而许多人由于沉溺于新巧技术的堆积中，竟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难道这不意味着没有理性的合理性？不意味着人的异化？不意味着理性在人类事务中并没有自由地发挥作用？新巧技术堆积的背后意义是：使用这些仪器的人并不了解它们，而发明这些仪器的人对其他东西所知甚少。因而大致而言，我们不能将技术的昌盛作为人类品质和文化进步的标志。

要把问题表述清楚，我们需要阐明它所包含的价值和这些价值所受到的威胁。因为正是这些对人们所珍视价值——比如自由和理性——的威胁，才是一切对社会的有意义的探讨所必需的道德主旨，同时也是大众问题和私人困扰的道德主旨。^②

① 福柯说：“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见福柯著：《什么是启蒙》，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443—444页，三联书店，1998。

② C. 赖特·米尔斯著，陈强等译：《社会学的想像力》，第190页，三联书店，2001。

教化——自由的实践

教化的主旨是以自然的方式、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促使人的精神的成长、发展和自我形成，它包含着精神培育和精神的自我创造相结合的意蕴。精神的培育与创造意味着我们个人在追寻存在的可能性中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现实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教化成就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它在自由中把我们引入到可能的生活中，让我们自由地、自然地实现着自我的优秀和卓越（virtues）。因此，教化消除那些加之于个人的现实中阻碍自我的反理性、反德性的东西，让人充分地展现精神的可能性和丰富性。

人的精神的成长意味着“新”和“变”。这是生命的真谛。人的现实的生命的存在虽然是有形有体的，但是人的精神却是无形无象的，它是“变”本身，“变”为人的精神实现了“新”，“变”与“新”是人向着可能性去成长的方式，这其实就是生活的方式。自我的精神的“变”就是个人在选择中的“新”的可能性中实现的，这种新的选择的自我体现了价值的生存。同时，这种“变”中的选择和选择的“变”提出了一个伴随着个人和人类的问题：我们将要在怎样的生活中使我们自己成为怎样的人？

精神的成长其实就是“变化”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新的存在，成为一个新人，一个在德性（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上不断优秀的人。人的“变化”意味着人永远不是一个物，不是一个事实性的实在，而是一种趋向，一种可能性的选择。人的精神的变革说明，人的“新”就是超越自己，超越自己已经实现的状态，超越自己的已经获得的自我，超越自己已经意识到的欠缺，向着价值生存的意义超越。这是没有结局的，人总是走在成为人的路途上，他无法实现完善，但永远期待完善。这是在生活之中的，这种超越是生活的超越，也就是说，生活是不